

身份符号: 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

——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

谭学纯

本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李双双小传》为版本依据,对小说女主人公 21 个身份符号的语用频率做穷尽统计。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阐释这些身份符号作为修辞元素在文本中的分布及其承担的文本建构功能,解析与李双双身份符号相关联的身份认证、话语权力、作品的文化主题,以及相应的修辞策略。由此延伸出对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探讨,提出从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走向兼容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文学修辞研究。

一、引言: 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

本文分析的身份符号,指不同语境中,同一行为主体具有相同修辞功能的不同身份代码。这些身份代码在文本中形成一个修辞聚合体,是同一叙述结构中可供选择的修辞元素。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在文本中承担的功能,可以是结构性的,也可以是非结构性的:结构性身份符号参与文本生成,是承担文本结构框架支持功能的修辞元素。王蒙小说《蝴蝶》中的张思远、张部长、老张头,指向作品中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角色身份。小说中同一行为主体不同角色身份的意识流,建构了属于这个文本的规定历史时空,控制着文本叙述路向,影响文本整体结构,使之定型为特定样态。非结构性身份符号是参与话语生成的修辞元素,不承担文本结构框架支持功能。鲁迅小说《阿 Q 正传》中的阿 Q、Q 哥、老 Q,指向作品中同一行为主体与周围人的不同角色关系。它们进入文本叙述,产生局部的修辞调节,不控制叙述路向,不影响文本结构样态。

李准《李双双小传》女主人公李双双的身份符号属于结构性的,她丈夫孙喜旺的身份符号

身份符号的概念内涵大于称谓,它包括称谓、称呼、姓名,也包括具有身份指称功能的字母(如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 K)、数字(如美国雷蒙德·本森所著詹姆斯·邦德惊险小说系列中指称英国超级特工的 007)。在语言学意义上,身份符号的下位概念有语义区别和交叉。但是当它们作为修辞元素进入特定的叙述结构时,不同下位概念如称谓、称呼、姓名等区别性语义部分地淡化,而突出了身份符号共同显示的被指称者区别于其他人的符号特征,并在同一文本中成为叙述组合轴上可供选择的修辞聚合体。我们将这类身份符号作为文本结构中的修辞元素来考察。

属于非结构性的。本文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对比观察对象。

根据身份符号的命名参照视点,可以把同属《李双双小传》女主人公的 21 个身份代码归入自主性/非自主性两类,前者是自我化的命名,后者是他者化的命名。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李双双小传》为版本依据,上述两类身份符号在文本中的语用频率统计如下:

自主性身份符号及语用频率:李双双 11、双双嫂子 3、双双 201

非自主性身份符号及语用频率:孙喜旺的爱人 1、喜旺家 3、喜旺嫂子 2、喜旺媳妇 3、那个小媳妇 1、那个媳妇 1、人家 5、女人家 1、这女人 1、小菊他妈 4、小笛他妈 1、俺小菊他妈 3、您小菊他妈 1、俺做饭的 5、我那个做饭的 1、俺那个屋里人 1、屋里人 1

结合语用统计继续观察:作为修辞元素的身份符号,在《李双双小传》的叙述结构中,呈现什么样的修辞布局?为此,本文将不涉及叙事中的李双双形象塑造和政治主题论争,而专注于从技术层面探讨:李双双身份符号在文本结构中“是什么”的语言事实,以及“为什么”的修辞策略。

二、承担文本建构功能的李双双身份符号和身份认证

以《李双双小传》女主人公身份符号为观察点,分析文本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可以提取四条规则:

规则 1: 小说女主人公身份符号的修辞分布,规约了文本的叙述路线和结构定型。记作:

李双双/非李双双 非李双双 李双双
(初始叙述) (叙述展开) (叙述收束)

规则 2: 由角色的自主性身份符号引出她的一系列非自主性身份。身份认证的预设,是“李双双=李双双”;身份认证的结果,是“李双双 李双双”。

规则 3: 将生活场景中由“是”或“不”就可以完成的身份认证程序,修辞化地改造为身份符号接连转换的叙述过程。

规则 4: 将生活场景中十分简单的身份认证程序,转化为叙述场景中增加与身份认证目的不相容性和消除不相容性的张力。

其中,规则 1 统辖全文,规则 2—4 是规则 1 的艺术化展开。

“李双双”的身份认证是从“非李双双”开始的。规则 1 表明:《李双双小传》女主人公的身份符号,是 21 个语言单位为 1 个行为主体不同身份的命名,在文本中有序分布。“李双双”是小说标题关键词,也是全篇焦点人物,这隐含了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小说正文必须在尽可能早的叙述阶段,对标题中的李双双做出符合“小传”写作模式的修辞处理。“小传”主人公不需要交给悬念,不能等到叙述终端,还不知道“李双双是谁”,甚至根本不存在“李双双”——那是荒诞小说或某些技巧派侦破小说的写法。

根据“小传”的文体要求,小说初始叙述以“李双双是谁”的追问,认证主人公身份,但在身份认证的过程中,“非李双双”接连出场。于是,我们看到——:

(一) 李双双=孙喜旺的爱人/喜旺媳妇/那个小媳妇/喜旺家/那个媳妇:作为“人妻”的身份认证

小说起始句及后续话语,导向李双双角色身份的模糊认证: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145 页。按:《李双双小传》中的人称代词“人家 rén·jia”,可以指“他或她”,也可以指“别人”,小说中五处指“她”的“人家”,均指代“李双双”。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邵敬敏《“人家”的指代功能及所指分析》(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对“人家”的语义和功能做了更精细的分析,在《李双双小传》中“人家”指代“李双双”的意义上,不影响本文的观察。

(1) 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 今年有二十七岁年纪。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以前, 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双双”, 因为她年纪轻轻的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

出现在叙述起点的“李双双”, 几乎是一个空洞的能指, “孙喜旺的爱人”才是“李双双”的所指。“小传”的女主角, 从十七岁嫁到孙庄, 到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孙庄人还不太清楚她是谁。

从人们不知道“李双双是谁”, 到李双双成为公众人物, 这一过程, 语符化为文本的全部叙述长度。介于叙述起点和终端之间的叙述空间, 有规则地选择李双双的自主性身份符号和非自主性身份符号。处于小说起始句句首主语位置的“李双双”, 是人物角色的自主性身份符号, 按常规逻辑, 后续话语应证明角色的自主性身份。然而, 作家采取了反向的修辞策略。由此进入规则 2—3: 模糊“李双双”的角色身份, 以“非李双双”推动叙述。

李双双在文本中初次自我亮相, 是她的大字报署名。这张建议村办食堂的大字报, 引起人们对署名人的关注。乡党委书记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打听贴大字报的“李双双是谁家的”, 得到的是一系列模糊认证:

(2) 老进叔说:“这么说来, 兴许是喜旺媳妇。”罗书记说:“怎见得是她?”老进叔说:“那个小媳妇可能拿得出来了! 去年大辩论的时候, 上到台子上发言的就是她。就是平常开会少一点。前两天我见她跟喜旺还干仗哩!”

两个人正谈论着, 树影儿已经正了, 地里的人也都回来了, 围着过来看大字报。老支书就问他们:“这个李双双是不是喜旺媳妇?”有人说“是”, 也有人说“不是”。

有人说:“这就是喜旺家写的, 去年冬天扫盲上民校时候, 她报的名字就叫李双双。”

还有人说:“那个媳妇利利索索的, 读书心眼可灵了, 她能写出这几个字。”

这个语段包含了确认大字报署名人身份的两道程序, 分别为两重认证和三重认证——

提问: 李双双是谁家的? 认证: 兴许是喜旺媳妇/那个小媳妇 两重认证: 均为失去自我的身份认证, 它使得“李双双”作为“人”的身份, 确定为“人妻”的身份。究竟是谁之妻, 在可能与一个男人有关的猜测中锁定。由此决定了接下来的三重认证。)

提问: 李双双是不是喜旺媳妇? 认证: 喜旺家/李双双/那个媳妇 三重认证: 失去自我 回到自我 再失去自我, 最终回到“人妻”的身份。)

小说中的最高权力代表罗书林不知道李双双是谁, 农村基层组织“管人”的最高权力代表、李双双所在孙庄党支部书记老进叔也不知道李双双是谁, 他只能猜想“兴许是喜旺媳妇”。当他求证“这个李双双是不是喜旺媳妇”时, 村民们的回答在“是”与“不是”之间。

“兴许是喜旺媳妇”的猜测, 在文本叙述结构中有一种引导功能: 引出一个能够帮助认证李双双身份的重要人物——孙喜旺。作家让这个人物在大家议论“李双双是谁”的语境中出场。但是, 喜旺出场没有明确李双双的身份认证, 反而引出了李双双更为复杂的身份。由此, 叙述空间进一步打开——

(二) 李双双=您小菊他妈/俺做饭的/俺小菊他妈/女人家/我那个做饭的: 作为“人妻”+“人母”+“女人”(泛指)的身份认证

(3) 大伙看见喜旺, 就叫着他问:“喜旺, 你看这是谁写的, 是不是您小菊他妈?”

喜旺听说双双贴了大字报, 先吓了一跳。他忖着:“这个‘出马一条线’的货, 该不是把前天和我吵嘴的事儿掀出来了吧!”他又见乡里罗书记和老支书都在这里看着那张大字报, 更是不能承应。他哼着哈着走到那张大字报跟前先念了念, 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又听

见罗书记说：“写的好！这张大字报写的真好！”他才慢慢吞吞地说：“是俺做饭的写的。”

喜旺话音一落地，大家轰地一声笑起来。喜旺听着别人笑，还只当是别人笑他吹牛，急忙证实说：“你们不信哪！真是俺小菊他妈写的。她就叫李双双，她会写字啊……”

喜旺红着脸说：“女人家，她懂得什么。……反正我那个做饭的，是个有嘴没心‘没星秤’的人，你们不用和她一般见识。”

体现被命名者社会角色的身份符号，是命名符号，也是个人介入社会的一种修辞代码。这种修辞代码在语例 3) 中的设计耐人寻味。沿用上文“提问 认证”的模式提炼语例 3)：

提问：这是谁写的/是不是您小菊他妈？ 认证：是俺做饭的/俺小菊他妈/李双双/女人家/我那个做饭的。

如果身份认证程序修改为“这是谁写的/是不是你爱人李双双”，那么，喜旺的认证只需要在“是”或“不”之间选择：选择“是”，将加快叙述中止；选择“不”，将改变叙述方向。

文本显示：作家没有按“是”或“不”的叙述路线设计主人公身份认证程序，而是充分利用身份符号作为修辞元素的功能，从规则 2 到规则 3，使“李双双”的身份认证不断受到“非李双双”的干扰。

身份符号“您小菊他妈”的情感倾向，具有[+礼貌 +亲近]的语义特征，其中，“礼貌”指向喜旺，“亲近”以小菊为身份认证的确定中心。“是不是您小菊他妈”的疑问，借助五个身份符号的转换，在“李双双”和“非李双双”之间游移。身份符号的每一次转换，同时也是角色身份的转换，标示角色身份的重新定位：

出自孙喜旺之口的李双双五个身份符号的转换，始于“俺做饭的”，终于“我那个做饭的”，隐藏了孙喜旺和李双双的婚姻伙伴关系，显示了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劳动服务关系。当李双双在家庭的角色分工绑定在“做饭”上时，一般意义上的身份领属范畴，转化为文本语境中代指李双双的身份符号。孙喜旺用“俺小菊他妈”，回应“是不是您小菊他妈”，以肯定的形式，确认李双双的“人母”身份。“她就叫李双双”，表面上认证了李双双的身份，但是下文的“女人家”解构了李双双的身份认证，使“李双双”作为定指的“人”的身份符号，回复泛指的“女人家”的身份符号——汉语名词后缀“家”表示后缀前的名词属于某一类人。

按常规逻辑，由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认证李双双的身份，最可信、也最简单，但是，作家又一次进行修辞化改造，将常规逻辑置换为叙述逻辑。从规则 2.3 延伸出规则 4：增加与身份认证目的不相容性的力量和消除不相容性的干预力量，由此引导后续叙述。

(三) 你爱人李双双 “俺做饭的”：身份认证的权力干预

小说中，与李双双身份认证最不相容的身份符号是“俺做饭的”，消除不相容性的干预力量也指向“俺做饭的”。

如果说，李双双前几次身份认证，导向了李双双失去自我的“他者化”，那么，李双双这一次身份认证，则以否定李双双的“他者化”为目的。比较：

李双双 李双双：导向李双双失去自我的“他者化”

你爱人李双双 俺做饭的：否定李双双的“他者化”

从李双双 李双双，到你爱人李双双 俺做饭的，叙事焦点围绕一张大字报。孙喜旺认为，李双双贴大字报是“女人家”瞎折腾，于是撕掉墙上的大字报。他的行为招致了批评：

(4) 罗书记打量着他笑着说：“喜旺啊！你爱人李双双这张大字报写的好得很，这个建议对咱们全乡大跃进要起很大作用。人家不是不懂什么，是懂得很多。你给我吧，我要把这张大字报拿走了，乡党委要专门开个会研究这个建议。”接着他又拍着他的肩膀说：“哎，以后要改改旧习惯了，怎么老叫‘俺做饭的’，‘俺做饭的’，人家大字报都贴到你的床头了，还不民主点。”

这段批评,如果出自《李双双小传》中的其他人,干预力量会弱化。读者可以回忆一下:前序话语(3)中“俺做饭的”、“我那个做饭的”在小说第一章出现时,这个身份符号的情感语义已经定性,它不具有家庭幽默意义上的调侃意味,而是李双双的他者化身份代码。小说第二章,李双双本人有过拒绝“做饭”的强硬姿态,但没有拒绝“俺做饭的”这类身份符号的内在要求。小说中有干预意识和干预力量的批评,出自乡党委书记罗书林,这表明了干预的性质:权力干预。《李双双小传》的叙事空间属于中国乡土社会,“乡”作为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一个基层行政区划,是乡民进入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平台。建国后的乡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小说中的最高话语权威乡党委书记一句不温不火的批评,传递了他干预李双双“他者化”身份认证的权威指令。干预以温和的方式进行,以强势的权威收效,产生了语用学意义上的言后效应。

引例(4)罗书记的干预,见于第一章的叙述终端。经过第二、三两章的叙述转换,至第四章完成叙述衔接:村办食堂,村民选喜旺做炊事员。喜旺推托说不合适,李双双说他很合适,村支书不指名地希望喜旺不要推辞。喜旺红着脸说:

(5)“要是这样,那我刚才说的不算,俺做饭的说那个算就是了。”

他这一句话刚出口,大家又轰地一声笑了,连老支书也笑了。喜旺这时脸涨得通红,他搔着头皮想着,忽然感到这个称呼就是背时。

这是小说第四章的叙述中止,也是“俺做饭的”最后一次进入小说对话的场面。联系前序话语(3)、(4),可以观察到:

1. 前序话语(3)隐含了叙述蓄势:喜旺指认大字报“是俺做饭的写的”,曾引起大家轰笑。前序话语(4)转为权力干预:罗书记拍着喜旺的肩膀——无声的动作语言之后,紧接着有声的权威指令,要他“改改旧习惯”,不能老叫“俺做饭的”。

2. 引例(5)大家再次轰笑又因“俺做饭的”而起,文本认知语境中的短时记忆被激活,喜旺对“俺做饭的”在公众心理上的敏感产生现场反应。喜旺脸红,传递了视觉信息:表明他意识到时代语境抵触以“俺做饭的”指代“李双双”。

3. 引例(5)是权力干预的有效性在文本中的证明。这不是来自家庭伦理的压力,而是家庭之外的权力介入了原属伦理范畴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命名。喜旺感觉到“这个称呼就是背时”,从叙述上说,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俺做饭的”将成为喜旺的语言记忆。此后,这个以家庭分工指代婚姻伴侣的修辞代码将退出喜旺话语。

小说第一至四章,“俺做饭的”从进入叙述话语,到进入角色话语,再到退出角色话语,整个流程可以表述为:叙述交代 叙述蓄势 权力干预 产生现场反应 干预成功。

三、从“非李双双”到“李双双”:身份符号修辞布局和作品文化主题

“李双双”的身份认证从小说第一章开始就不断受到“非李双双”的干扰,直到第八章,“李双双”才脱离了附属于他人的身份。当我们将李双双的身份符号作为规约文本结构的修辞元素来考察的时候,也许需要特别注意女主人公身份符号中的几个代码及其修辞处理。

(一)“喜旺嫂子/双双嫂子”:真实主体和隐含角色

两个身份符号都体现第三者言说李双双时行使的话语权力,共同指向亲属关系语义场的同辈亲属关系,结构类型都是同位短语,其中“喜旺嫂子”的同位并列项不可以易位,“双双嫂子”的同位并列项可以易位,易位后同指一人。这是能够观察到的语言学区别。但更深层的区别是隐藏着的:

1. “喜旺嫂子”屏蔽了身份符号指向的真实主体,李双双以“喜旺嫂子”的身份在场。李双双丈夫“喜旺”,成为“双双”之名的领属性流通符号。

2. “双双嫂子”的隐含角色是喜旺,“嫂子”弱化了“双双”的存在。在称呼“双双嫂子”的话语主体来说,“双双”的所指与“双双”所嫁的一个男人产生认知关联。但“双双嫂子”的符号构成,毕竟显示了“双双”不再“匿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喜旺嫂子”和“双双嫂子”归入非自主性身份符号和自主性身份符号的原因。

3. 更重要的是:从身份符号的修辞分布说,“喜旺嫂子”两次出现,叙述位置分别在第一、三两章。“双双嫂子”三次出现,叙述位置都在第八章,且在全篇收束处。

(二) “双双+动词”:语言格式及其变式

观察文本中出现 201 次的“双双”,对其中的一个语言格式应做超语言学的分析:

双双+动词:双双说/双双上民校了/双双在一边哭着。语言格式表明“双双”用于叙述话语,出自文本叙述者之口,另有一些变化形式:

双双+主谓短语:双双人长得漂亮。

名词+动词+双双:喜旺也确实喜欢双双。

名词+介词+双双+动词:(大跃进)把双双给“跃”出来了。

随着上述语言格式在叙述链中消失,“双双”不再是叙述者的叙述对象,而成为丈夫喜旺的称呼对象:

(6) 喜旺由衷地说:“我说你变了,双双,变得聪明了,变得能干了,也变得通达道理了,你那个思想比我高。”

(7) 喜旺这时又兴奋地说:“……双双,我孙喜旺今后一定要赶赶你。”

从叙述对象到称呼对象,“双双”由体现叙述者话语权力的身份符号转为体现婚姻伴侣话语权力的身份符号。当“双双”由叙述人使用的他称转为喜旺使用的面称的时候,李双双的自主性角色在家庭温情与社会激情的双重情感空间重新定位。

“双双”作为呼语进入夫妻对话,是“双双”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人”进入丈夫的话语,这对整篇小说的结构来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当“双双”作为叙述对象,在主语、宾语、介词宾语等语法位置进入叙述链的时候,“双双”在她周围的角色关系中是缺席的;当“双双”作为称呼对象,在呼语的语法位置进入叙述链时,才意味着“双双”从曾经湮没了自身的众多可替换符号中浮出水面。

(三) “李双双”:叙述位置与缺位

小说共八章,“李双双”语用频率 11 次,其中 8 次用于第一章,3 次用于第八章。第二至七章的叙述空间,这个身份符号呈零使用状态。

观察“李双双”在文本中的分布,比较“李双双”在不同叙述位置的隐现,可以发现:身份符号的变化与行为角色社会地位的变化同步。对李双双来说,从非自主性身份进入自主性身份,是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觉;对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来说,丢李双双的非自主性身份符号,呼唤李双双的自主性命名,是他从脆弱的大男子主义向男女平等的立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小说的叙述结构中体现为相应的修辞布局。

因此,不能忽略小说开头和结尾的两处修辞对照:

(8) 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今年有二十六七岁年纪。

(9) 喜旺说:“进叔,你去报喜时再捎上一条,就说李双双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

(8)、(9) 分别见于小说初始叙述和终端叙述,从李双双是孙喜旺的爱人,到孙喜旺是李双双的爱人,角色关系的领属位置反转。而且,语例(9)出自孙喜旺之口。

在这之前,文本提供的夫妻对话之外的语境中,孙喜旺向第三者言说妻子李双双时行使话语权力的身份符号,是一系列隐藏婚姻角色的身份代码:“俺小菊他妈/俺做饭的/我那个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女人家/这女人”。通过这些身份符号,孙喜旺为李双双分配了婚姻伴侣之外的社会角色,喜旺自己也选择了相应的话语角色。同类修辞对照另有:

- (10) 李双双这个名字被人响亮亮的叫起来了。
- (11)(在全公社的广播大会上) 表扬了李双双和四婶。
- (12) 吃李双双做这个饭, 别的不说, 真干净, 挤着眼吃都不要紧。

语例(10) 见于小说开头,文本语境是“大跃进”年代让一个无人知晓的农村妇女成了全县知名的公众人物。但小说第二至七章的叙述,“李双双”缺位。她的名字真正被叫响,是小说进入尾声的时候。见于小说结尾的(11) 、(12),从叙述终端呼应初始叙述,彰显女性角色的自我在场感:“李双双这个名字被人响亮亮的叫起来”的社会化认同,是广播表扬李双双、村里老汉直呼李双双其名。在这之前,李双双由丈夫之外的其他人体现话语权力的身份符号,是一系列隐藏李双双自主性身份的代码:“喜旺家/喜旺媳妇/喜旺嫂子/那个小媳妇/那媳妇/您小菊他妈”等。通过这些身份符号,李双双周围的角色关系为李双双分配了附属于丈夫和子女的角色身份,他们自己也选择了相应的话语角色。也许需要特别注意小说最后一章出现的女主人公身份符号:

全篇 11 次使用的李双双中三个所指不再模糊的李双双;全篇 201 次使用的双双中 2 次由喜旺面称的双双; 3 次使用的双双嫂子(区别于喜旺嫂子), 均指向主人公的自主性身份。这些身份符号作为修辞元素在篇末集结, 共同支持小说叙述的强势收束。

由此反观《李双双小传》的修辞策略, 可以认为, 作为修辞元素的女主人公身份符号的修辞处理, 是支持整个文本结构的优化设计:

1. 小说第一、八两章, 始于并终于李双双的自主性身份符号, 出于文本的结构考虑。始于第一章的李双双身份认证和指向“非李双双”的角色认同, 是小说叙述展开的一个看点。“非李双双”对李双双身份认证的干扰, 避免了过早的叙述终结, 不断注入后续的叙述能量。
2. 作为修辞聚合的李双双身份符号, 进入文本的可选择区间, 主要限于第二至七章的叙述长度, 且限于非自主性身份符号。让“李双双”拥有大量“非李双双”的命名, 是作家的修辞安排。“非李双双”在情感语义上低于“李双双”, 投射出被指称者受压抑、被贬低的角色身份。李双双的非自主性身份符号显示她作为“人妻”和“人母”的存在, 屏蔽她作为“人”的存在。作家先通过非自主性身份符号让李双双一步步地偏离自己, 在一系列替代符号的包围中, 走向“非李双双”。然后再一步步地靠近自己, 直到第八章回复李双双的自主性称名。
3. 从叙述起始“李双双”的模糊所指, 到文化主题完成时“李双双”的确定所指, 李双双的名字终于被人叫响, 而且有了重量。一个“人”的尊严的缺失与找回, 在叙述层面交给自主性身份符号的缺位与还原, 借此修辞化地证明: 李双双是她所处时代所需要的大写的“人”, 而不是“人妻/人母”, 也不是泛指意义上的“女人家”。

(四) 比较参照: 李双双丈夫的身份符号

考察李双双身份符号的文本建构功能, 不能不同时观察她丈夫的身份符号:
阅读全文, 男性文化、乡村文化对劳动妇女的生存压力从身份符号对应和不对应中见出:

语用场合	孙喜旺身份符号	李双双身份符号
叙述话语/喜旺自称	孙喜旺	李双双
叙述话语/人物对话	喜旺	双双
李双双夫妻之外的人物对话	喜旺哥	双双嫂子
李双双夫妻向他人言说自己配偶	俺那个主	俺做饭的/俺小菊他妈

1. 孙喜旺的自主性身份符号,在文本结构中自由分布;李双双的自主性身份符号,在文本结构中按修辞策略分布。

2. 李双双所说“俺那个主”与孙喜旺所说“俺做饭的/俺小菊他妈”,互为修辞镜像。李双双从“俺做饭的/俺小菊他妈”回复“李双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女人从男权秩序突围的过程。

四、结论和余论

首先,文学文本是一个整体结构。这个结构中,一个元素的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元素的相应变化,从而导致结构整体的变化。这是一条结构主义原理。用这一原理分析《李双双小传》的身份符号,可以观察到:作为修辞元素的李双双自主性身份符号和非自主性身份符号的分布,参与小说的文本建构,对应于小说的文化主题,李双双身份符号参照系的修辞安排也对应于小说的文化主题,这些不能随意改变。

其次,阅读现有文学修辞研究成果,可以欣赏到不同学科背景的同类研究不同的学术智慧,也可以感觉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学科之墙阻隔了学科交叉之境的学术开发。语言学背景的研究通过文学修辞研究解决语言学问题,文学背景的研究通过文学修辞研究解决文学问题,二者各自为政,无法合成。然而,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目标,并不是单纯地解决语言学问题,也不是单纯地解决文学问题。基于语言学和文学交叉学科的文学修辞研究,最小的研究半径在语言学和文学的结合部。文学修辞研究的阐释起点在语言学,落点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它需要分析词、句、段层面的修辞信息,更需要解释这些修辞信息对文本整体结构的影响和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处于学科交叉地带的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队伍具有本自语言学、又超越语言学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不能满足于个人化,而应该追求团队化。否则,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开发可能因为缺少团队跟进而限于个人行为。

再次,改变文学修辞研究的现有格局,需要语言学背景的研究和文学背景的研究互相吸纳对方的学术智慧,同时展示本学科同类研究的学术看点,在学科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能量,提升技术含量。从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走向兼容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文学修辞研究。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元亮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研究不止一次发出“修辞学转向”的信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遗憾的是,中国修辞界不止一次地错过了引导文学界的学术智慧向修辞学学科凝聚的时机。同时,中国修辞界也对一些本可以自我拓展的机会更多地保持了静观。

谭学纯:《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载《文艺研究》2006 年第 6 期。